

一生远行 一生歌唱

徐律 徐延 徐建 徐音

爸爸走了，他跨过了忘川，把记忆留给了我们活着的人。

1956年，爸爸在他的诗集《美丽、神奇、丰富》中曾写道：

“我的抱负就是如此，插上翅膀飞腾，飞过原野，飞过湖泊，飞过高山，飞上彩云，飞去一些美丽的地方，会见一些美丽的心灵，为了唱一些美丽的歌，带回来一些美丽的见闻。”

爸爸这样唱着，也这样做了一生，爸爸在世82个年头，穷毕生精力于创作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，别妻离子，远游旅行，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。他用诗人敏锐的眼光和炽烈的情感，发现、追寻着一个一个采访对象，捕捉他们斑斓人生中的闪光的性格和思想，他们中不乏优秀的精英，也有许多小人物，但在爸爸笔下，都是真诚、善良、美好的。

“文革”中，爸爸被扣上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，造反派要他交待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‘罪行’”，他忧心忡忡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给他出了个主意，把建国以来，每年远行的路线，到过的地方，接触的人物和他写的文章罗列一份材料，不加评论，不做辩解。让造反派自己去判断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他所到之处，都是工厂、农村的生产建设工地，采访的对象主要是工人、农民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。他这样做了。现在想起来，他和我们这些孩子一样天真，以为这些事实足可以洗去他的不白的冤屈，结果事与愿违。那是一个“蝉翼为重，千钧为轻”的颠倒了的年代。

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，爸爸来去如风，飘忽不定。我们儿时都十分顽皮，从不关心爸爸出远门，要到哪里去。但我们会对爸爸的归来兴奋不已。因为，爸爸在家。逢周末假日，会带上徐延和徐建去北海公园。我们在湖中荡桨，在仿膳吃栗子面的小窝头，在北海大石桥边的书亭买小人书。有时，清晨醒来，睡眼朦胧地发现空了许多天的爸爸的睡床，蜷曲熟睡着一个人，立刻意识到他回来了，于是困意顿消，掰着手指盼周末了。

我们陆续读中学了，爸爸还是经常出门，一走就是10天半个月，我们开始关心他的行止。他远行归来，都会给家里带来喜悦，他身上披着尘埃，肚里装着讲不完的故事。爸爸常常拉着我们坐在他的身边，讲他从各地带回来的见闻。有一个元旦夜，不记得是哪一年，也不记得为什么只有爸爸和我们在家的，只记得当时爸爸关上电灯，烧旺炉火，我们促膝而坐，望着跳窜燃烧的蓝色的火苗，他讲小说《傅吉祥》的构思，讲他采访大庆铁人王进喜的动人的故事，他的脸被火光映红着，是那么生动，忘情。

工作后，我们远离父母，成了他们牵挂的人。爸爸和妈

妈在“五七”干校，只能用书信传递消息。爸爸不可能再做远行，但他的思想的帆从没有落下，他给我们写信，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和渴望，从没有对他的处境流露出半点沮丧和消沉。但是，有一次例外，1973年夏天，他得到要他退休的通知，不得不回家乡南浔安排归宿。他年已六旬，独自旅行，往返于武汉、湖州与南浔之间，他顺路到徐延在安徽一座小县城的家中来探望，那时他满面疲倦，寡言少语，情绪低落。交谈中，才知道他对不能继续创作而感到郁闷和不平。对他来说，创作是他的生命，再没有比剥夺他创作权力更残酷的事了。那是他唯一一次情绪消沉、举止闲散的旅行。

人事难料，爸爸竟东山复出，又获得创作的自由。积蓄已久的热情和能量一下子都爆发出来，他文思汹涌，一发而不可收。从此我们就更少有机会见面，他的消息只能从他的信和作品中得到，他来信的信封落款处常见“旅次徐迟寄”的字样。这10年的时间，他不停地做长途旅行，还走出了国门，远行欧美。他的精力是那么旺盛，写了大量的文章，不知道什么是疲倦。直到他以七旬之身，应邀参加了一个考察贵州的代表团，连续七八天里，车船兼程，行陆路、水路千余里，从贵州到遵义，再到沿河，乘船巡乌江到涪陵，又日行259公里到重庆，再日行400公里到赤水，终因劳累，偶感风寒，住进医院，肺部炎症阴影不消，令人担忧心焦，我们四个孩子都聚到了他的身边，轮流守候了数个月。这时，他才开始意识到衰老在敲他的生命之门了。

90年代，他奋力与衰老抗争，保护着自己的创作生命。他与衰老争时间，给自己安排的创作计划总是满满的，《江南小镇》的写作，《伊利亚特》的译作和《徐迟文集》的编纂都是浩大的工程。深圳的冬季是温暖的，他六次到深圳避寒，

仍采访并歌颂了许多深圳的建设者。在他人生旅途的最后时间里，已经无法使用电脑写作，连用笔也不轻松，衰老毫不留情的吞噬着他的生命，他又一次感到创作被剥夺的威胁，这是他最不能容忍发生的事。

爸爸走了，走得平静、从容，像他过去许多次出门一样，轻装简从，避开热闹和喧哗。爸爸喜欢在旧历年三十或大年初一上路，他说那时列车空荡荡的，他可以静心思考，随意遐想。

爸爸走了，不再有归期，不必唤他归来，他一生志存高远，深蕴内含。弃浊轻俗，誉美扬善，于国于家，何憾何求。宇宙洪荒，夸克纤筑。人间虚妄，疾迷集成，斯人斯世，何恋何守。用君之心，行君之意，勿为庸人之忧。

谨以此书的出版，向始终关心爱护父亲的各界朋友以及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

- 1 一生远行 一生歌唱(代前言) / 徐律 徐延
徐建 徐音
- 1 徐迟撒手人寰 / 臧克家 郑曼
- 3 巨笔摧折泪不干 / 李乔
- 19 一颗明星的陨落 / 冯亦代
- 36 悼念商寿 / 钱能欣
- 39 忆徐迟 / 沈求我
- 43 诗人的再生 / 金克木
- 47 音乐家徐迟 / 李德伦 李珣 钱枋珊
瞿希贤(执笔)
- 53 怀念徐迟 / 孙慎
- 58 乐音声声伴君行 / 严良莛
- 62 痛悼徐迟 / 吴奔星
- 67 缕缕哀思忆徐迟 / 贺祥麟
- 76 送别诗人 / 符家钦
- 79 理解·尊重 / 郁风
- 92 哀徐迟 / 马国亮
- 103 悼念笔友徐迟 / 张宗植
- 108 徐迟琐忆 / 范泉
- 118 追忆徐迟二三事 / 田野
- 122 怀念徐迟 / 张韵斐

129	徐迟绝响 / 黄宗英
133	雪夜祭徐迟 / 袁鹰
142	怀徐迟 / 吕剑
145	纯粹的诗人 / 邵燕祥
150	刊载了一半的长文 / 晏明
156	悼徐迟 / 彭荆风
159	哭老友徐迟 / 纪弦
162	悼念徐迟 / 曾敏之
165	送徐迟远游 / 曾卓
169	悲歌送徐迟 / 野曼
174	诗人不喜欢直白 / 白桦
178	怀念徐迟同志 / 晓雪
186	江南小镇情结 / 汪浙成
193	祭徐迟 / 章含之
204	闪光的侧影 / 李钧学
213	想念徐迟老师 / 梁景梅
220	又是飞雪兆丰年 / 周良沛
232	怀念徐迟老师 / 桂世鏊
236	追忆我的老师徐迟 / 沈亚威
243	追念徐迟老师 / 施振华
248	追祭徐迟老师 / 舒风
253	诗人徐迟已经远行 / 洪洋
258	徐迟,长江永远怀念你 / 成绶台
268	徐迟梦断《哥德巴赫猜想》 / 周明
278	从徐迟先生的《谈夸克》谈起 / 郑志鹏
282	哭徐迟 / 汤麟

287	徐迟与音乐 / 刘诗嵘 李润华
291	送徐迟远行 / 徐秀灵
294	深情的目光 / 张万舒
303	怀念徐迟 / 刘祖慈
309	悲泪盈眶对您说 / 陆萍
312	给徐迟画像 / 李巨川
324	徐迟老人石油情 / 曹建勋
327	徐叔叔,您安息了吗? / 马瑞雪
334	徐迟老人的两封信 / 周翼南
337	想念徐迟 / 向前
356	蓝色国土未了情 / 土佩云
361	难忘那一百本书的教导 / 绍六
364	遥望苍茫夜空 / 方方
374	默默者存 / 徐鲁
376	悲徐迟 / 李辉
379	眷恋不朽 / 刘永泽
389	迟到的问候 / 查世铭
406	为徐迟先生拍照的追忆 / 庞守义
409	常绿的生命之树 / 刘进军
417	忆徐迟伯伯 / 杨丹
420	怀念徐迟爷爷 / 熊维
423	附录:
423	徐迟传略
428	徐迟年表
431	编后记 / 周明 向前

徐迟撒手人寰

臧克家 郑 曼

—

徐律、徐延、徐建、徐音：

你们好！

徐迟同志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他突然逝世，使我痛苦难忍，思绪万千！如果在几年以前的话，我会写出万言的追悼长文，以纪友情。而今，我年过 92 岁，重病住院，已达两年，有口不能言，有笔不能写，我的心情和痛苦，你们会了解的。

祝

春节好！

克家口述 郑曼代笔 97. 1. 29

徐律、徐延、徐建、徐音诸弟妹：

令尊的仙逝，不仅给你们带来无尽的悲伤，也给朋友们留下不能忘却的忆念！

你们臧伯伯自得悉老友徐迟逝世的消息后，半个多世纪深厚的友情，经常浮现在脑际：在重庆初识时漫步嘉陵江畔的倾谈；你父母携徐律来我们歌乐山农舍情趣无穷的小住；《诗刊》社四年多共同战斗的情境；你父亲调武汉后每次来京的欢聚；“文革”期间生死两不知，当传来你父亲“解放”的消息时，你伯伯那无与伦比的欢乐；你父亲下江南途经北京，我们亲如家人的相处；你父亲写出《哥德巴赫猜想》那著名报告文学带给你伯伯的兴奋！前不久，我们读到你父亲《谈夸克》的大作时，还是那么兴奋地谈论你父亲那横溢的才华，相信他会继续写出探寻宇宙秘密的妙文来的，谁知他竟突然的撒手人寰！

凡此种种，你伯伯是多么想把它们形诸笔端啊。可是他现在已经是无能握笔了，连说话的力气也不多了，多种疾病，几年来四次住院，把他折磨得骨瘦如柴，每天靠输三种营养液维持着。我虽日夜陪护，也无力使他康复如初，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啊！希望你们理解并原谅！

祝

你们春节好！

郑曼阿姨 97.1.29.

巨笔摧折泪不干

李 乔

经过整整 12 年，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会终于 1996 年 12 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。久已睽违首都而有些陌生的我，忙从昆明乘飞机抵京。到了开会地点，见到一位熟悉的工作人员，我性急地问道：

“徐迟来了没有？”

“他身体不好，已请假不来了。”回答得很平淡，没有丝毫可疑之处。

徐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，论交情已有 40 多年之久。1996 年 9 月 18 日他寄了一帧他很满意的彩色照片给我，照片背后简单地写着一句充满感情的话：“多么想念你啊，李乔！徐迟”

照片上的徐迟身体康健，精神矍铄，满面红光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伏案在思考什么，那么专注，那么出神。我赞美

这帧照片，羡慕徐迟的身体很好，我怕打扰了他，轻轻地放在书桌上。立即写了一信给他，要他放下笔杆，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理事会时，一定去参加，可以同许多老朋友见见面。不料他已请假，我心中不免有些遗憾。

到了晚上，从各省来参加理事会议的人员住满了梅地亚宾馆，大家喜气洋洋，忽然传来一个消息：

“唉，徐迟死了！……”

这像一个晴空霹雳打在我的头上，我惊得目瞪口呆，半天说不出话。过了好一会，才从痛苦中挣扎起来，颤抖着问道：

“他怎么死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9月间拍照时的徐迟，那么光彩照人，那么仪态丰满，那么精力充沛，他会有三长两短吗？我不相信。他虽然有高血压，但有特效药，不致于死。我无论如何不相信。我忐忑地不知所措地苦苦熬了一夜，第二天见到从武汉来开会的朋友，一问徐迟的消息，果然……！

我眼睛的闸门被揭开了，泪水忍不住要冲出，但当着许多朋友的面，我不好意思，便紧紧地关住闸门，心里感到无限悲酸，默默地开了一天会议。

晚上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心乱如麻，不知翻了多少身也进不了梦乡。往事，那难以忘怀的往事，好像昨天的事情一般，一幕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：

1965年我因事从生活的根据地小凉山回到昆明。一天清晨一个素未谋面而又像故交似的朋友，没有通知，走进我的家里。

“我叫徐迟，特从攀枝花来看你。”

这是徐迟？他的大名我早已听到。1946年毛泽东主席

由延安到重庆谈判时，曾在他的笔记本上题过“诗言志”三个光辉的大字。郭沫若先生的《屈原》在重庆演出轰动山城时，他怀着一腔敬爱的赤忱，写了一信给郭老，说《屈原》的某些手法与情节，与莎士比亚的《李尔王》有不期而遇的相似之处。郭老说他未看过《李尔王》，但很感激徐迟，便将徐信发表在《新华日报》上。一时，年轻的徐迟成了个大名人，正在演出的中华剧艺社的演员们对他刮目相看。我心目中的徐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作家，架子一定很大，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老实、质朴、毫无架子的平常人。我惊疑之余，忙招呼他坐下，喝茶。

“攀枝花是我国大三线建设，彭老总在那里当总指挥，它是我国的一个重要钢铁产地。我在那里的工会中工作，看过你的《欢笑的金沙江》，特跑来约你到攀枝花深入生活。怎么样？”徐迟和蔼可亲，语言里带着鼓动的气味。

我已知道攀枝花钢铁厂规模很大，一半属于四川，一半属于云南，许多山头都铲平了，正在昼夜不停大兴土木，气势非凡。它很吸引我，但我抱歉地答道：

“对不起，我已参加民族工作队到小凉山搞民主改革。等搞完了民主改革后再说。”

徐迟风尘仆仆跑来昆明，满腔热望变成了泡影，并没有什么不愉快。他鼓励我到小凉山好好生活，将来写出一部反映民主改革的作品，于是便分别了。

过了一些日子，我们又邂逅相见。

“你看见我赠送你的诗吗？”他问。

“在哪里？”我有些傻头傻脑。

“在《羊城晚报》文艺副刊上，你找来看看。”徐迟白净的脸庞上浮着微笑。

我没有早日读到他赠送我的诗，心中感愧交并，便找

《羊城晚报》来看，果然看到他的几首新诗。开国初期我第一次出版的那部拙作《欢笑的金沙江》，艺术上不成熟，粗枝大叶，文笔粗糙，但徐迟却给我巨大鼓励、鞭策，我觉得他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神州大地回春了。荒芜了的文坛开始复苏，徐迟被压抑了多年的炽热感情像火山一般喷发了，他发表了著名的《地质之光》、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等一系列报告文学，震动了中国文坛。

1978年他应《人民文学》之邀，第三次到昆明，住在黑龙潭植物园里，准备写植物学家蔡希陶的报告文学。昆明的读者怀着仰慕的心情，邀请他到省图书馆大楼上讲演。

徐迟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谈他写作《地质之光》的情况。他说，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地质学家，要写他，我得熟悉他。他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，我都仔细研究过。他的语言欧化，是写给外国人看。我写他是给中国人看，语言不应欧化，要有中国作风，中国气派。

讲到形象思维时，他说形象思维也可叫思维形象。马克思说要莎士比亚化，不要席勒化。就是要形象思维，不要理念化。我国的古典小说《红楼梦》就是一部体现形象思维的最高典型作品。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有大部是形象思维。

讲到新诗，徐迟说：我对于新诗不大满意。《诗刊》发表了许多诗，我不大喜欢。现在要搞点自由诗才好。要把诗歌的束缚去掉，取消镣铐才会有真挚感情的诗。诗要平仄干什么，要押韵干什么，只要押大致的韵就可以。《女神》感情汹涌澎湃，难道感情可以用绳子捆住？云南民族众多，是民族民歌的海洋，应好好学习，把它搜集整理出来，可算是一部伟大的《红楼梦》式的作品。

有的听众询问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是怎么写成的？他不顾疲劳，将如何熟悉陈景润，如何理解哥德巴赫猜想，如何三易其稿的写作过程，一一讲出。

从他的谈话中，可知写报告文学也要熟悉人，写出他的喜怒哀乐才会感染读者，具有强烈的教育作用。不熟悉人，作家自己首先未感动，怎么能感动读者？当代有些纪实文学，只是纪录一大堆枯燥无味的事，而人物却“千呼万唤不出来”，他认为这不是上乘之作，与新闻没有多少差别。

讲完后，他回到植物园里，有蔡希陶的战友为他提供素材，有主人公栽培的那些花木为他的水笔润色，经过一个月的呕心沥血，著名的《生命之树常绿》，便在《人民文学》问世了。

告别阶级斗争，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新时期开始了，我有幸到武汉访问。徐迟正安静地在家里写作，他的夫人陈松女士为他在抄写稿子，家里一片和谐温馨之气。他见到我，忙放下笔，陪我游东湖，看屈原行吟阁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

1991年前后，我无意间在《收获》上读到他的大作《江南小镇》第二部，它像一块磁石吸引住我，欲罢不能，忙找已发表的第一部来看，越看越有味，犹如读《天方夜谭》。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，写了一信给他。

徐迟沉醉在写作中默默地过了四年，1994年7月彗星与木星将碰击时，对天文科学有极大兴趣的徐迟，认为云贵高原的云南天文台，观察彗星与木星碰击效果一定很好，忽而从武汉，忽而从珠海，函电交驰，告诉我和晓雪，他要来昆明，要我们替他和云南天文台接洽，让他住在天文台参观。我和晓雪当然很欢迎，急忙为他作好准备。

7月21日下午四点多，一架银灰色的波音客机从广州飞抵昆明，徐迟身穿西装，精神旺盛，不减当年。

见到我和晓雪，他那白净的脸庞上漾起了温和的微笑。我们将他的行李提上车后，便开车直往南郊凤凰山云南天文台驶去。田野里一片碧绿，公路上汽车络绎不绝，在夕阳的斜照中，我们到了幽静的凤凰山上，绿树丛中掩映着几座现代化建筑，这就是设备优良的云南天文台。我们在招待所住下，极为欢快地吃了一餐晚饭。天黑了，正准备上天文台看木星和彗星相碰，不料天气突变，风雨交作，雷声隆隆，耀眼的闪电一个跟一个在闪烁，窗外雨声哗哗的震响，把我们早已准备的美好愿望一丝不剩的冲走了，天公真是冷酷无情！徐迟老远地跑来，遇到这情景，气得一句话也不说。大家正在大失所望时，电灯又忽然熄灭了，弄得我们坐在招待所里不知所措。

为消除远道而来的客人苦闷，我们大家放声唱起了歌，与暴风骤雨竞赛，真是“黄连树下弹琴”。我们的歌声像老牛狂吼。

一夜风雨交作后，第二天一早，晴空万里，凤凰山给雨水洗得怪妩媚的，那些夹道挺立的柏树，那些满山遍野的果树青翠欲滴，宁静的空气里交响着小鸟的歌声。我们迎着朝阳在凤凰山上散步，大口大口地吸着新鲜空气，以补偿昨晚的损失。

我们不无遗憾地登上天文台，参观直径约有一公尺的那望远镜，可惜昨夜的风雨，不能使我们看到木星与彗星相碰的那千载难逢的奇观，毕竟是一大遗憾！

吃完早点，走上天文台办公室，听天文专家高衡介绍情况。那天是徐迟的80寿辰，我邀请徐迟、晓雪、云大教授孙钦华、女作家冯永祺到我家里，庆祝他的生日。并请诗人晓雪为我朗诵《祝徐迟同志八十大寿》的一首旧诗：

《祁连山下》《地质光》，

《哥德巴赫》惊华章，
《江南小镇》歌一曲，
风云滚滚雷电闪。
谈笑风生惊四座，
解题释津推乔郎。
更有巾帼具慧眼，
唇枪舌剑压众芳。
多情儿女感肺腑，
老拙青衫泪未干。
十月秋光无限好，
东湖丹桂正飘香。
生花妙笔传千秋，
迟翁，迟翁，寿而康。

晓雪声音清晰，且有感情，抑扬顿挫，扣人心弦，徐迟表示满意和感激。这不算什么，对这颗光辉的北斗星，应当有成千成万的读者来祝贺他！

植物学家蔡希陶的女儿蔡仲明听得徐迟来到，邀请我们重游黑龙潭植物园。几百株山茶生气盎然欢迎他。其中有一株名花万达兰是泰国赠送给邓小平，因水土关系，邓小平转赠来此安家落户。它长得很特别，花瓣约有一寸长，淡紫色，瓣上有许多白斑，形如珍珠，排列有序，晶莹可爱。叶子披针形，它的根与蕨共生，吊在空中一尘不染，仿佛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花仙。徐迟对15年前来此写《生命之树常绿》有无限感慨。他指着一座躲在树丛中的两层楼房对我说：

“那时，我就住在这楼上，很安静，陪伴我的是从窗外飘来的花香和清脆的鸟声，因此，我写得很顺利。”

蔡仲明女士为他苦心塑造自己的父亲蔡希陶，让他永远活下去，非常感激，送了他一本精装的《蔡希陶纪念集》。

徐迟同植物园的工作人员座谈，照相，游黑龙潭，后又陪同他到久违了的昙华寺去游了半天。这寺已扩大，其规模不亚于黑龙潭，亭台楼阁，花木锦簇。

这次，我陪他游玩了将近一个月。彼此不愿意分手的离别终于来到了。徐迟带着无限惜别的情意，在我的一把纸扇上题了一首诗：

《赠李乔》

1956 年第一次到云南，
像温泉那样涌上来的泉眼，
美丽、神奇、丰富，处处显现。

1965 年第二次到云南，
大三线的建设气吞云天，
曾登上攀枝花铁矿之巅。

1978 第三次到云南，
听植物学家说他的植物园，
看，热带雨林何等美艳！

1994 年第四次到云南，
叹彗星给撞得形影不见，
而你给我的祝寿永世不能忘怀。

还能有第五次吗？在哪一年？
还能有第六次吗？在哪一天？